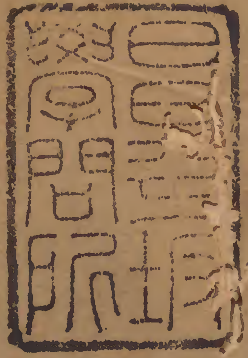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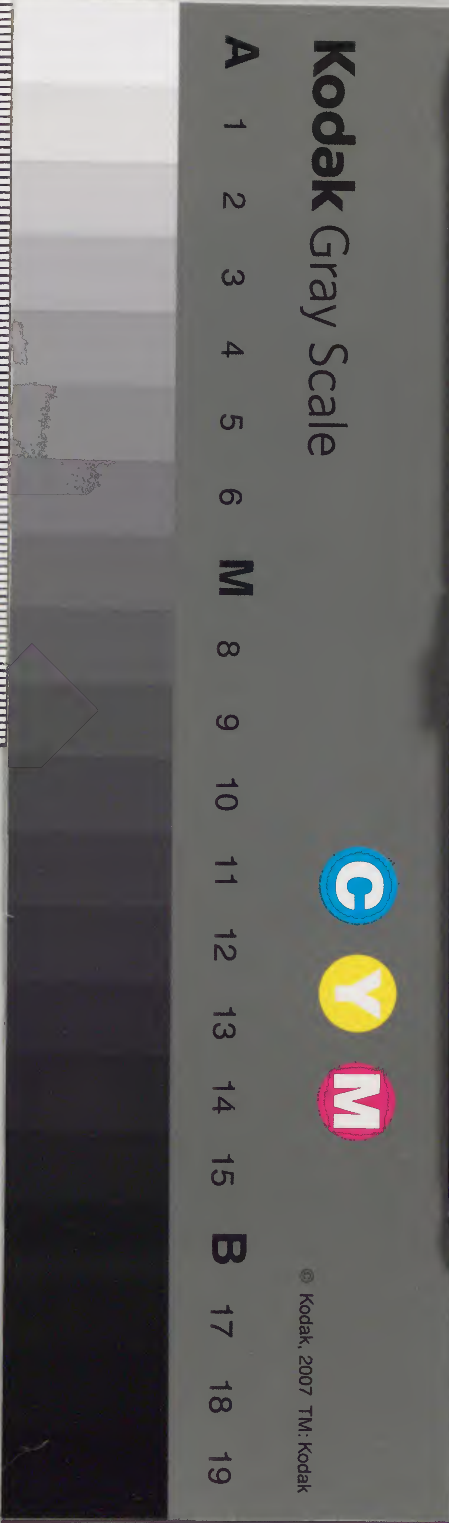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四十八之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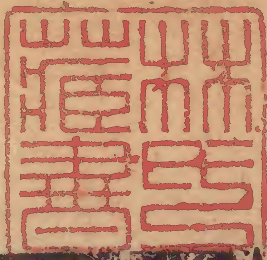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19 )
函號	298 25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四十八

論語三十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為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任在必是既已為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為囚奴如何更可以諫廣

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

此也一之

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闕祖

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此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惻惻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未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賀孫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

此

是商之无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

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

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着去吳仁甫問夷齊之事如

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

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

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

集注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又其他

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若其心果

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

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陳

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

許其仁若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  
其有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  
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  
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  
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  
身然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  
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使聖人當時  
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不可今亦  
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事耳因說看文字不  
要般逃來說方說這一事未了又取那一事來比並說

般來愈多愈理會不得少間便撰出新奇說話來說  
去元不是真實道理最不要如此木之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  
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  
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係  
在此因狎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  
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狎狂然  
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世上半  
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  
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狎狂而心却守得定寓錄  
云寓問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  
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

一則但處不知箕子主誠惻惻何見曰箕子比干都是  
一搥心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  
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詞諫死又却索  
性箕子在上落最難處被他益繫在那裏不免  
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外雖狂心則定也

或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它分上  
大節目處有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  
同但未可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  
是此類各隨它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  
身大體處又曰諸子之仁雖如此料得縝密工夫純粹  
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啓手  
足易箒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仁言仁

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堯舜所問  
管仲之事亦可見也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三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  
他失於和處時舉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  
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  
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

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繫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廣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為矜式不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纔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曰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為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當時若致膳胙孔子去得更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便行植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來去爾寓

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墮三都乃是乘

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  
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  
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  
未易輕議當闕可學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  
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以救世而  
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  
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疵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  
當去耳可學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  
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  
否曰然壽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夫人真  
是截斷只見一邊閑祖

聖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做行不行  
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存  
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  
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極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



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揔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李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樂義賀孫

至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節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譽之

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賀孫

逸民章

孔子論逸民先伯夷道未

重錄朱子語類卷四十九

論語三十一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終被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總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可學

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  
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  
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  
地步寬闊着得在當

執德不弘弘是深潛玩味之意不弘是著不得明道云所  
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此說甚好可學

臣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  
諛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礼之說子路若  
只執不耻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  
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体無限賀孫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

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己信始得憫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  
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  
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  
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  
相似麟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還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  
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有  
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時舉  
問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曰有此人亦不當聲得是有無此

人亦不能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淳

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

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

張為不擇也 鎮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

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

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淳

小道易見効漢文尚黃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氏

之學致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

當如何廣

日知其所亡章

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方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

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

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

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謙之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温故否曰此章與温故知新意

却不同温故知新是温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

因新知而帶得温故 雉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温習曰也須漸漸温習

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  
着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節

子夏學煞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問處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

泳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此全未是說  
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  
謂有此理耳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  
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做去寓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

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  
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  
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必大節錄  
云心存理得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  
是為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為仁論  
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  
可學

楊至之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着  
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南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

大抵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  
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  
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  
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去偽  
問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志  
切問近思四者俱至本止是講學未是如克己復禮然  
求仁而仁已在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說如耕  
也則餒在其中新非能餒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餒在其  
中學也祿在其中學非干祿也然學則祿在其中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若此類皆是  
反說驥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  
徹下道理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先生首肯  
曰是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淳  
蜚卿問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  
好問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  
則當止於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  
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驥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

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使用慢火養便似煮肉却煮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搥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透徹

揚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

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浦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段那處又成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鄉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

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  
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  
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  
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  
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  
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  
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中央攻  
那硬處那軟處在那硬處被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  
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扶了軟處中央硬  
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  
亦是此意  
理會得  
會枉費了工夫這箇堅又只在問博學與

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  
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  
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等便是次序萬錄云格物正心修身齊家等循序都  
理會然亦須是一會一件了又去理會一件其他皆不去  
件博學亦豈是一旦硬要都學得了如博學亦豈一  
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  
曰篤志只是至誠慊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  
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慊切之志反看這裏  
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  
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  
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去讀書以維



淳。寓錄同。道夫錄畧。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問以類而推是如何曰只是就近推將去曰如何是就近推去曰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廣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一能致其道如學小道

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二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燾

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為一又不欲揜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雉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是小節何緣都是謨  
小德出入可也此自是可與權之事謂之出入則似有不得已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

是所當援也更着可也字不得所以吳氏謂此章有弊道夫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謨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

意只為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寓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若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來

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為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苗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

夏文蔚

君子之道孰以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倦教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德明

問子夏門人洒掃應對進退一段曰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厭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

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道祖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

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

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

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

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淳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

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

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必大

子夏門人小子一章明道說是一集注第一條區是分限自然有

大小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去畦分之方集注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  
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  
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  
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  
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  
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  
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時  
問洒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  
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友了  
多問之前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

同安時一日差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如此其  
曰理無小大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  
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  
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堆

亞夫問伊川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  
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  
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  
如何曰某向來費無限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  
人都說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  
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為疑子夏正  
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末即是本後在同安出

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當時說  
與同官某人某人亦正思量此話起頗同所疑今看伊  
川許多說話時復又說錯了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  
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  
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  
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  
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  
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亞  
夫問集注云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為然此解得  
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  
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賀孫

齊鄉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理  
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  
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  
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  
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  
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  
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  
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  
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  
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  
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

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  
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  
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  
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個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

池錄作精事  
粗下同

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躡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  
皆不可不盡池錄作故唯其所在  
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謝氏所謂不着此心  
如何做得者失之矣道夫

問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  
在謹獨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  
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但照

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

周匝淳

問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之理此句如何曰皆是此理  
其為上下大小不同而其理則一也問莫只是盡此心  
而推之自小以至大否曰謙頭道却說要著心此自是  
說理之大小不同未可以心言也洒掃應對是此理而  
其精義入神亦是此理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  
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  
處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當為洒掃應對而已以上又未  
暇也因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  
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

延平之說在或問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

體此意後先生一番說伊川是其然為伊川只舉得一

其然必有所以然之理。寓

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

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節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

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

貫升卿

義剛呈問目云子游知有本而欲棄其末子夏則以本末

存先後之序程子則合本末以為一而言之詳味先生

之說則所謂洒掃應對固便是精義入神事只知於洒

掃應對上做工夫而不復深究精義入神底事則亦不

能通貫而至於渾融也惟是下學之既至而上達益加

審焉則本末透徹而無遺矣曰這是說洒掃應對也是

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如公說

則似理會了洒掃應對了又須是去理會精義入神去

不得程子說又便是子夏之說義剛

先傳後倦明道說最好伊川與上蔡說須先理會得子夏

意方看得閱祖

伯豐問程子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曰默然

處只是都無作用非是取其說但借彼明此洒掃應對

即無聲無臭之理也滄

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在  
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粗否曰是溥

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

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

規聲甚切文蔚錄云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橫解今纔聞

子規啼便記得是時當時亦不能問諸說多是明精粗本

未分雖殊而理則一似若無本末無小大獨明道說君

子教人有序等句分曉乃是有本末小大在學者則須

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至人合下始終皆備耳此是一大

統會當時必大有有所省所恨愚聞不足以發師誨耳

問仕而優則學曰某嘗見一親戚說得好謂子夏此語益

仕而優則學章

為仕而不問學者設爾優當作暇字解去偽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

不魯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時舉錄云到職事學

而優則仕無可說者謙之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

某欲脩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

歛歛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

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雉

孟莊子之孝章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難能也這箇則

不可及蓋莊子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



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端蒙

問孟莊子之孝當然事何以為難能曰為是人多不能所以為難然若用人立政未是又不可以不改銖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李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和之因問唐太宗當初若立魏王泰時如何魏王泰當時也自英武曰他當

初却有心傾太子承乾只此心便不好然亦未知果是賢與不賢且看隋煬帝劈初如何下稍又如何問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倪錄云倪曰若嫡長不賢便只得付之命先生曰是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資為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時舉倪同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賀孫

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大雅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

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  
 之意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  
 應後志便是動而和處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是就聖人聰明上說立斯立緩斯來是就  
 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言聖人見處高常人所不能  
 測識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領深厚其間自如此道  
不著錄云言性與天道是所見直德地高人自掃摸他  
 德盛仁熟便能如此便是所過者化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九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五十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論語三十二

一八卷五十一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  
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  
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  
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義剛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  
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寓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  
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  
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禹

子張問意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  
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  
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廣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  
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  
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  
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及  
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  
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  
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

卷五十一  
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  
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  
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尊却是本職當  
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  
果決為之個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  
亡此聖人之大罰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命則做

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湏在水火裏  
死合死於刀兵湏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  
甚龐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  
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閑裨

重鰲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一

孟子一

題辭

陳夫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氣悶入東

漢文章皆如此卓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希真說孟子對梁惠王以仁義章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  
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一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  
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

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無合宜  
賀孫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  
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  
是義有大利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  
一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  
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  
則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  
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  
計其功賀孫

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荅宋惺處見

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

斬釘截鐵

賀孫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  
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  
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  
處物為義是也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  
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  
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槩說道理只  
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  
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渾淪開闢  
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賀孫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  
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  
制其義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  
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  
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  
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  
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  
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  
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  
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  
也又曰也須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

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是  
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  
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  
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  
自是著說與人廣

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  
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中心之制是  
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  
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  
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  
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



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  
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舉時

畧別

至之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  
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  
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  
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時舉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者是指那事物當然之  
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備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  
這制心自是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

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節

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  
之分其爭毫釐范氏只為說不到聖賢地位上蓋義者

利之和也謹義

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

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又說寡  
人願安承教一章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曰恐寡  
子之意未到此文蔚

寡人之於國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熹

晋国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歛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德明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人傑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刃不住便說安鄉然不易他會着文字疑得都是會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伯羽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謨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穀棘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履孫

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為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為其仁之術也振

陳睇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之

殺棘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

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

方得自家仁心流行杭○詩  
奉錄詳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

詐着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湏着有

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

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

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

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

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時奉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

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方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

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

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

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湏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

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

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

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

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廣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節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効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

之効方是極明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見孟子於義利之辨焉霸之辨其剖判為甚嚴至於顧鴻鴈麋鹿之樂與好世俗之樂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順而導之以與民同樂之意至於誤認移民移粟以為盡心而不能制民之產以行仁政徒有愛牛之心而不能推廣以行仁政以開導誘掖以先王之政可謂詳明至皆未見所疑處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與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却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

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  
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云便  
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為  
天命之改曰至見得未甚明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  
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  
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  
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  
來三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  
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  
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至義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  
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  
類也謨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  
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  
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  
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  
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

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  
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  
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問交鄰國有道章

湯事葛文主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主事  
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  
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謨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  
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  
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  
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

此時舉錄作有  
大小耳○至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  
子只是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  
也必以大事小事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  
不可將大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  
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  
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  
好去偽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

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仔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賀孫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  
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  
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  
學

問湯放桀章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節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近思云  
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  
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  
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  
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  
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  
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  
可以補錄同

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害了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彞倫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滅天理是傷敗彞倫曰傷敗彞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切害天理了義剛錄云傷敗彞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給兄之臂踰東家若底便是絕滅天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

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且分而言之則如此淳○義剛錄同

為巨室章

問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嗟峨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溫公平生不喜



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  
子亦云潘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  
想得潘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  
爾問潘王若此之暴豈能慙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  
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  
史記潘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  
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魏惠王三十六年  
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  
為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為侯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為後  
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  
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

王汲冢是魏安釐王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

公取竹書不信史記此一段却是問。此條有誤當從春秋解後序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

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

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恁地却

做一箇道行着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

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大王王季說

來如云至于大王實始剪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

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

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

相去自是他錄作多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  
 下出他錄作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  
 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  
 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  
 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  
 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  
 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  
 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  
 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  
 之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  
 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已  
 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  
 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  
 太山之壓雞郊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  
 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闊之地無人來覷他  
 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  
 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  
 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疆可以有為而孟子

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奉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踈脫云有五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賀孫

類卷五十一終

重録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會如滿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去偽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樂毅統六國之師長驅入齊蓋卿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伯  
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閑祖  
孟子之不動心非如楊雄之說霸王不異矣蓋言由此可  
以待桓桓之事公孫丑見其重大恐孟子或懼而動心  
德明

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公  
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  
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  
閑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為急知言為緩曰孟  
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  
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

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

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文蔚

先生問趙丞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畧見得分明曰公孫  
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懾  
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  
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道那處是  
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  
舉集友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  
直要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  
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趙又問夫有所受之也是如  
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須逐項理會理會這一項

時全不知有那一項始得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  
 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別項這裏一  
 字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字一句理會未得且理會這  
 一句如不動心一段更着仔細去看看方知更有未  
 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看別處去  
 因云橫渠語錄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起直  
 須成誦少間思量起便要曉得這方是決洽賀孫  
 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孫丑初  
 問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  
 易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  
 丑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

舉北宮黜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  
 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  
 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作  
 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  
 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  
 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  
 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賀孫  
 罷之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  
 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  
 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足賀孫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簾法或強制

不動金錄作備身不可知或臨大事而金錄作不能不動亦

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壯

黜之勇一作養勇否曰然謨同去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開祖

北宮黜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德明

孟施舍北宮黜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

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德明

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

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

之類德明

問集注云子夏薦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實用備

錄云此因孟子說處文但看他言語如曰知其所以月

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開

便見得他有箇又把孟子北宮黜來比便見它薦信聖

緊把定底意思又錄云詳味之有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

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

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黜皆只是勇夫比

曾子不同如北宮黜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

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去偽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黜便勝人孟施舍却只

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

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畏三軍者爾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去偽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

文詳之閑祖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個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

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壯宮黜

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

做工夫淳

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

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

耳謨同去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

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自備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

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

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

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

於氣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

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  
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  
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  
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  
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  
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  
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  
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  
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

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  
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  
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  
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  
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  
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  
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  
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蔽淫  
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  
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言如現古聖賢之言皆是。端蒙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  
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着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去管內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內面更不管外面  
問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

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違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其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人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養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

林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爾又問浩然之

氣便是西銘意思否曰考論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游衍反為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直看公孫丑所問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徑理會去使當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晚今於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別處去未梢都只恁休去又問說淫邪遁之意如何辨別曰說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終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說上起說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為蔓衍推之愈闊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

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栽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殺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又問性善之論與浩然之氣如何曰性善自是性善何與於此方理會浩然之氣未有一些涯際又却說性善又如適來西銘之問也譬如往一處所在踞留連濡滯正所要往之地愈不能達何如且一徑直截去到此處了却往他所何害此為學者之大病 謨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夔孫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克也便是炎

志乾氣坤升卿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卓

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志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淳

鄭太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哀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為所動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喫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之便動了賀孫

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

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功夫內外  
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已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緣不得  
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  
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着方始德不孤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  
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  
能動心德明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  
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志一

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 端蒙

既持其志不必言無暴其氣可也然所以言者聖賢有這  
物便做這事公孫丑猶疑而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持其志只是輕輕地做  
得去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凡人縱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驚和行則有儀至凡  
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  
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  
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幾十斤重  
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  
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時舉

先生問公每讀毋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提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時也須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廢也卓

或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志能持其志則氣當自清矣然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其氣聖賢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志而略於氣故也正如說必有事焉又說勿正心說勿忘又說勿助長皆此意也問伊川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於人為然程子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者不恁地不得因舉程子云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之可責志又問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曰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然此理既熟自是放出但未能得如此耳人傑

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蓋卿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冊

讀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

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  
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顯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  
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  
添入一動字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  
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謹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  
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  
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卓

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  
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  
蹶趨多過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

是

知言知理也節

知言然後能養氣周祖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錄作

得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帶人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

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個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  
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

自生人禁

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不做工夫知

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  
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德明

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  
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  
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  
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群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  
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  
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  
矣

胡文定說知言知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木之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  
會故以義為外如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  
在外事更不管着只強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  
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其向來亦如此  
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  
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  
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詖  
淫邪道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其字便是謂他  
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

理洞徹胃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因論奏問此  
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  
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  
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龜山皆言  
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為任數曰全是術數問  
養虎自遺惠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  
却較容易然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禽也德明曰今

言之說與  
集注異

有問知言先生曰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做言看做  
外面看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  
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坐中有聶尉亦建昌人與

謙言先生向日說傳子困是天理戰罷人欲宅養之云

傳子困是擔著官綱檐子到處胡撞人胡把執人謙

氣一氣浩然之氣義理之所發也閑祖

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方子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

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

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

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

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仔細護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

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閑祖



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變孫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項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頹懼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

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位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

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蓋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處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備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廣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以養之便可以充塞宇宙不是論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幾於無此心矣不成孟子又說箇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

問浩然之氣曰這箇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龐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龐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龐豪者耳

浩然之氣章說得稍龐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便浩然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對着他沒道理何畏之有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上面從壯官勲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

得養孟子不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張主皆聲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問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  
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  
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  
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  
然塞乎天地之間幹

問養氣一章皆自大學誠意一章來曰不必說自那裏來  
只是此一箇道理說來說去自相湊着道夫

問向看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  
此道夫因誦其所謂浩然之說先生謂也是恁地只是  
不要忙不知此語是為始學者言養氣之理如此曰不

是恁地這工夫是忙不得他所以有勿忘勿助長之論  
道夫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睥然見而蓋  
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  
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  
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  
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不懼便是有  
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細攷之當初不  
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  
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  
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

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作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恐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歛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歛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有佩玉貴

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厲氣否曰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項是以志為主暴其氣孟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淳

厚之問浩然之氣迫於患難方失曰是氣先歎故臨事不能支悟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猶江海浩

浩可學

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因舉屏山喜孫寶一段可學問上蔡嘗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切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之語看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

下大事何所做不得又問浩然之氣原本在於至大至剛若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若曰勿忘勿助長亦只是涵泳底意思用工全在集義佐信州刊李復潛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儉却盡此章之意前輩說得太高如龜山為某人作養浩堂記都說從別處去

闕祖

孟子養氣一段其說得字字甚仔細請子細看

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會養得成若不見得直是是直是非欲說不說只恁地含含糊糊依違鶻突要說又怕不是這如何得會浩然人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

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漸衰頹了又不  
然便是行有不慊於心氣便餒了若見得道理明白遇  
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作這氣自浩然如猪胞相  
似有許多氣在裏面便恁地飽滿周徧若無許多氣便  
厭了只有許多筋膜這氣只論箇浩然與餒又不然只  
是驕吝有些善只是我自會更不肯向人說恁地包含  
這也只會餒天地吾身之氣非二賀孫  
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  
可將如此用偶

問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絕句如何曰此是趙岐說伊  
川從之以某觀之只將至大至剛為絕句亦自意義分

明輝曰如此却不費力曰未可如此說更宜將伊川之  
說思之輝

問程子以直字為句先生以以直字屬下句曰文勢當如  
此說若以直字為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  
相應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所謂以  
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大抵某之解經只是順  
聖賢語意看血脉通貫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  
說道理也人傑

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  
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  
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

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跡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至德備云伊川却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

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廉)却說得細(文蔚)

伯豐問至大至剛以直字自絕句曰古注如此程氏從之然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說用工處若只作養而無害却似秃筆寫字其話沒頭觀此語脉自前章縮不縮來下章又云是集義所生義亦是直意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知是道用功夫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連上句亦得但避大學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古注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屬上文勿助長屬下文亦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



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  
未能養遽欲加人力之私是為揠苗而已至于是期  
力作弄要教浩然便是助長也  
導浩然時却未能養遽欲強加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先生却於剛字下點句曰  
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  
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是將浩  
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主所謂配合而助之者  
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  
天厭之天厭之蓋卿

黎季成問至大至剛以直三者乃氣之本体闕一不可三  
者之中直字尤切今集注却似以直來養此氣曰不用

直却着甚底來養黎云集義工夫是養曰義便是直此  
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  
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所謂浩然  
之氣麓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所疑畏故上  
面從壯宮黜孟施舍說來只是說箇不怕但二子不怕  
得麓曾子不怕得細膩黎又問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  
合而有助之意切疑配字罕有以助為釋者曰公如何  
說正好商量曰浩然之氣集義而成者其用則無非義  
其體則道也曰却如何是合曰浩然之氣與道義無間  
異曰如此則是無分別此一段都緩慢了公歸去仰臥  
思量心必不安黎又云先生之意甚明切其辨疑配字

非助曰此謂道義得浩然之氣助之枋張主如以一椀水撓一椀水則剛果勇決無所疑憚有以任重做得去若箇人做得一件半件事合道義而無浩然之氣未配助則易頽墮了未必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做大丈夫不得又云助字釋配字乃得之先生又曰某解此段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天厭之又曰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震

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揚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抵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

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直養而之後米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害作一句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謨

問明道以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辨謂以直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了他一箇大底體段故孟

才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明道所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又云伊川為人執便道是先元無此言也

問伊川作以直點如何曰氣之躰段若自剛大外更着一兩字形容也得然工夫却不在上面須要自家自反而直然後能養而無害也人問說淫邪道曰說只是偏說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揚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孑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

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因云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纖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湏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時舉同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集義是浩

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  
云欲配直方大三德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  
定例據某看得孟子只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養此剛  
大須是直行有不慊於心是不直也便非所以集義浩  
然從何而生曾子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亦此類也  
如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  
生也正待也有期必之意公羊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  
勝古語有然心勿忘是勿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此  
氣也四句是籠頭說若論浩然之氣只是剛大養之須  
是直蓋以直只是無私曲之心仰不愧俯不怍如此養

則成剛大之實而克塞天地之間不難也所以必要集  
義方能直也龜謂慊以一物養一物及他說又自作  
直養某所以不敢從伊川之說大雅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  
大至剛者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  
其大者小剛者弱耳閑祖

以直養而無害謂自反而縮俯仰不愧故能養此氣也與  
大學自慊之意不同自慊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要  
自己慊足非為人也謨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  
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

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  
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德明

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  
是集義炎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  
乃其効也問塞乎天地氣之體段本如此充養到浩然

處然後全得箇體段故曰塞乎天地如但能之恐有所  
謂推之天地之間無往而不利恐不然曰至塞乎天地

便無往不可德明  
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之

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氣亦同又問

塞莫是充塞否曰是滿之意也去偽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

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憊然而餒却甚小  
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

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  
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

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文蔚錄云塞天地只是是又  
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

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

如此

問塞乎天地之間是元氣體段合下如此或又言只是不  
疑其行無往不利何也曰只為有此體段所以無往不  
利不然須有礙處問程子有物始言養無物養箇甚此  
只要識得浩氣體段否曰只是說箇大意如此問先生  
解西銘天地之塞作室塞之塞如何曰後來改了只作  
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  
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帥是用志氣之帥也德明  
氣只是這箇氣才存此心在此氣便塞乎天地之間泳  
問人能仰不愧俯不怍便有充塞天地底氣象否曰然才  
有不歉於心便是餒了廣

上章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  
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備  
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饑人之不飲食  
而餒者也德明

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淳  
鄭問配義與道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得  
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  
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  
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  
怯而不敢為鄭云莫是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底意思否  
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

平仰不愧俯不作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遇之遇  
事自然敢為而無畏怯若平時存養少有不足則遇事  
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卓。賈  
或問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曰如今說得大錯不肯從近處  
說且如配字是將一物合一物義與道得此浩然之氣  
來貼助配合自慤實張主若無此氣便是餒了至大至  
剛讀斷以直養而無害以直方能養得便是前面說自  
反而縮道理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  
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龐說只是中有主  
見得道理分明直前不畏爾孟施舍壯宮黜便龐繼曾  
子便細膩爾謙

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  
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  
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  
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  
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  
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而只說集義端蒙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是自家身上  
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  
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魄便做得出問氣是合下  
有否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  
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夔孫

養氣章道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此道義苟氣不足以充其體則歉然自餒道氣亦不可行矣如人能勇於有為莫非此氣苟非道義則亦強猛悍戾而已道義而非此氣以行之又如人要舉事而終於委靡不振者皆氣之餒也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為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惠言意先後各有重輕孟施舍似曾子比宮黜似子夏數子所為本不相侔只論養勇借彼喻此明其所養之不同爾正如公孫丑謂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豈孟子之流只是言其勇爾

萬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

問配義與道曰此為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它瘦孫

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

配義與道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區處便是義

士毅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處此理者也

廣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可學  
氣義互相資可學

問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爾曰是又問配  
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  
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  
說有助之意義剛

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炎謂此一句從來  
說不分曉先生作合而有助便覺得實主分曉工夫亦  
自有徑捷曰語意是如此氣只是助得道義炎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釋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

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氣  
譬如利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  
刀何為力行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  
為氣怯更貼觀義理不起閑祖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  
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  
義復秉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  
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若其無此則  
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  
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端蒙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泯養此氣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取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廉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摧他勢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

去自不怕得它寓

或問配義與道蓋人之能養是氣本無形聲可驗惟於事物當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見其行之勇斷之決緣這道義與那氣厮合出來所以無是餒也曰更須仔細是如此其間但有一兩字轉換費力便說意亦出又問後面說集義所生這箇養氣底規模如何下手都由酬酢應接舉皆合義人既如此俯仰無愧所以其氣自然盛大流行錄云問養氣曰酬酢應接舉皆合義則曰這後方可說配義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問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

胡泳

李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曰下面如何  
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  
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  
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  
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  
金器生正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  
面取來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做得去若無氣魄  
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去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  
眾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  
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賀孫  
問前賢云譬如以金為器器成方得命為金器舊聞此說

遂謂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而言先生曰不知當時如  
何作如此說力行

孟子做義上功夫多大小大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去去偽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恪

或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蓋解

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

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因云如此一

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無些子

窒礙賀孫

問集義曰集猶聚也處物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

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謂之集義或問  
伊川義莫是中理否此理如何曰如此說却是義在外  
也蓋有是有非而我有以處之故為義端蒙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眾義  
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  
搏出此氣也震

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集  
義以生之者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  
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  
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以養氣  
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為主以妻配天

必以夫為主配作隨底意思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  
為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着道義謹

或問是集義所生者一句曰是集義者言是此心中分別  
這是義了方做出来使配合得道義而行之非是自外  
面襲得來也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卓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  
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  
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  
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  
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摺價  
說不了其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

昏濁頽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湏別說若只管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一隻袴要東又牽了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胡泳

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麤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獵涉說得去便是了淳

問孟子養浩然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其志無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文字湏要會得他這意若陷在言語中便做病來道夫

集義故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以不言仁曰浩然之氣無他只是仰不愧俯不怍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浩然之氣只合說得義義便事事合宜德明

問一之看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

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為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配義與道此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鬪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惟言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當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此章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為至以氣為第二等事故又問何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特志能動氣而氣亦能動志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飲酒固能動志然苟能持其志則亦不能動矣侍坐者有於此便問直方大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下梢此處未明彼又不曉一切泛然無入頭

處讀書理會義理湏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湏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 謨

養氣一段緊要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自反而縮等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其語勢如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却不是說有無四體底人言此氣湏是集義方生得不是一旦向義外面去襲取得那氣來也

地浩然 植

問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何曰此是反覆說正如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積集衆義所生非是行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浩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 廣

問集義是以義為內義襲是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黜孟施舍勇亦自心生又問集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事相對說襲猶兵家掩襲之襲

出其不意如劫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  
人傑

非義襲而取之謂積集於義自然生得此氣非以浩然為

一物可以義襲取之也 德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須是積習持養則氣自

然生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己也 閑祖

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曰今說集義如學者

工夫須是於平日所為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

集既久浩然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

之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掩襲之襲猶曰於一事一行

之義勇而為之以襲取其氣也 人傑

正淳問非義襲而取之如何曰所謂義襲而取之者

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

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

攫擊而未夫是之謂襲心集義者自非生知須是一一

見得合義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然行之無非是義此

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學知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

義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

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溪之學向來包子

只管說集義襲義其嘗謂之曰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

襲義今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

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但



其徒禁錮者不說出來當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蓋卿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襯貼他義不起然義有欠闕即氣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德明

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可學

問明道說浩然之氣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矣攬孟子後面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先生解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依自

有所不充只是說所行不義則歉然而餒今說蔽字則是說知之意不知何如曰蔽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息一為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以龐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總被漢王數其罪十便覺沮去不得了廣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德明集

注非定本

養氣二項敬以直內必有義以方外集義方

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發處說養以直內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交養不可說孟子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為此言也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個

鄭天禧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當作絕句否曰元舊是恁地讀卓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言正心自與大學語脉不同此正字是期待其効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荀孫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下可望其福雖說意麗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下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効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効而不得則漸之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堰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徃徃如

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

洽

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有所事也正預期也言人之養氣

須是集義苟有未克不可預期其効而必強為以助其

長也端蒙

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謨

勿正所以為預期者亦猶程子所謂思而曰善然後為之

是正之之意欵曰程子此言稍寬今以正為預期者却

有引據所謂戰不正勝是也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

義中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淳

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附註

集義如藥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磨附註

必有事焉謂有所事只是集義也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

意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掘苗

者也德明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

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

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

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

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了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善一

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見等來  
等去便却去助長格

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  
無不畏之心而強為不畏之形節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  
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  
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  
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  
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升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  
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

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  
然纔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末梢必不勝  
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端蒙

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也忘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  
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  
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其西至某  
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大

問預期其效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  
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不必日日看覷他若助長直是  
拔起令長如今說不怕鬼本有懼心強云不懼又如言  
不畏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乃震怖而死事見孟須

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不可助長也 德明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便不

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端蒙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章曰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為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為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

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又云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重那个自輕如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為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来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又云心有所主宰則氣之所向者無前所謂氣蓋世之類是也有其心而無其氣則雖十分道理底事亦有不取為

者氣不充也 卓

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  
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  
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握若  
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嚴養氣則不可  
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 苗

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  
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  
夫却不得

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與玩味大  
凡觀書從東頭直築着西頭南頭築着北頭七穿八透

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 必大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  
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  
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此子更不待  
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着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  
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  
體認只喚着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

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個

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為呪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有省某甚疑此語引得不相似必有事是須有事于此勿正心是不須恁地等待今說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行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去此語似禪其不敢編入精義義剛曰可學錄云擬心則差是借語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據孟子只是養氣節次近世諸儒之語把來作一段工夫莫無妨否曰無妨

只看大意如何曰諸儒如此說雖無害只是孟子意已走作先生解此却好曰此一段趙岐注乃是就孟子說只是頗緩慢可學

必有事焉而勿正却似鳶飛魚躍之言此莫是順天理自然之意否曰孟子之說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程先生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却有一箇自然底氣象

去偽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着相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夔孫

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強支

闕祖類

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握苗者也

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

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

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說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

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紀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

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

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

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

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

以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

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

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其向來只以為是

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者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

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

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

功夫起頭處

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詖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

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

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

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水



而不見岸也 瓊孫

陳正已問詖淫邪遁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說窮遂又牽引古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為問如佛家說說剝除髭髮絕滅世事後其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妨礙賀孫

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詖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地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且如十句言語四句是有詖淫邪遁之病那六句便是矣 個

或問詖淫邪遁曰詖辭偏詖之辭也見詖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皆偏也淫

辭放蕩之辭也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省悟也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於道見遁辭則知其人之說窮而走也 去偽

問此四辭如何分別曰詖辭乃是偏放一邊如楊氏之仁墨氏之義蔽者蔽於一而不見其二淫者廣大無涯陷於其中而不自知邪則已離於正道而自立一箇門庭遁辭辭窮無可說又却自為一說如佛家言治產業皆實相既如此說怎生不出來治產業如楊朱云一毫何以利天下此是且分解其說你且不拔一毫况其他乎大抵吾儒一句言語佛家只管說不休如莊周末篇說話亦此類今人與佛辨景不得便宜他却知吾說而用

之如橫渠正蒙乃是將無頭事與人作言語可學

設辭知其所蔽設是偏設之設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熟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踏所謂遁辭也如釋氏論理其初既偏反復譬喻其辭非不廣矣然畢竟離於正道去人倫把世事為幻妄後來亦自行不得到得窮處便說走踏如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豈非遁辭乎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辨設是偏設說得來一邊長一邊短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蔽矣淫是放蕩既有所蔽說得來漸次誇張其辭如

此則知其心有所陷矣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將去遁詞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辭緣辭緣它辭緣只辭緣見辭緣這辭緣一辭緣邊辭緣都辭緣不辭緣見辭緣那辭緣一辭緣邊辭緣是辭緣以辭緣蔽辭緣少辭緣間辭緣說辭緣得辭緣這辭緣一辭緣邊辭緣濶辭緣了辭緣遁辭緣辭辭緣是辭緣其辭緣走辭緣脚辭緣底辭緣話辭緣如辭緣墨辭緣者辭緣夷辭緣之辭緣云辭緣

設淫邪道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設而

四者德明

不平蔽則陷溺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陷則離  
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不去也故  
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開祖

先之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詖辭初間只是  
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見一  
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  
濶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  
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  
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

自遁如佛家之說賀孫

或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詖字是遮了一邊只見

一邊如跛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跛字亦是脚一邊長  
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所陷淫便是就  
所詖處多了被他只看這一邊都蓋了那一邊如人  
擲在水裏只見得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理詖是少  
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詖與淫只是見偏了猶  
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  
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未遮蓋  
沈莊仲問詖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  
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  
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  
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

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道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  
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  
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為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  
言者甚眾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文蔚  
問詖淫邪道之辭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道  
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詖是偏  
詖不平譬似踞一邊高一邊低便不可行便是蔽塞了  
一邊既蔽塞則其勢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而陷溺必  
至於邪僻而叛道才問着便道而窮且如楊墨為我兼  
愛之說可謂是偏頗至於摩頂放踵拔一毛利天下不  
為便是不可行夷之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

意為被孟子勘破其詞窮遂為此說是道也如佛與  
者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營生無非  
善法皆是道也德明

淫邪辭相互可學

孟子離此四病所以知人言有四病方

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

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

見識高似他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

解辨得他廣○土穀錄云纜高於衆人下如何辨得方見得與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

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

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是事自大綱而至節目雖  
孟子說知言養氣處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住公  
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  
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昔者  
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  
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去  
問顏子具体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  
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体全與不全寓  
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体而微  
具体而微伊川言合下小是言氣稟如三月不違則有之

處因五峯與張說方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  
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  
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  
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  
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  
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  
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  
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  
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  
聖人矣朱舊說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

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他問得却自有意思  
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  
大學所論自脩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致知格物  
是末梢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為有序也又曰公孫  
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  
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  
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  
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伊尹雖祿  
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予燾  
根本節目不容不同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是

甚次第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直是  
得定闕祖

問夷尹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  
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為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  
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否曰然  
孟子似伊尹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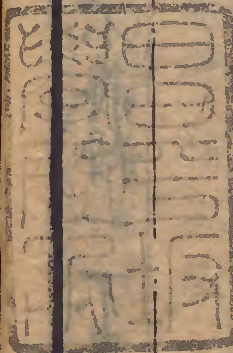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  
壁立萬仞之氣曰然道夫

或問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曰  
汙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去偽  
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時

所施之政淳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  
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  
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断然謂自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  
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  
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語類卷五十二終



伯聖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天子是  
謂他人曰只是大儒如此說子貢之應言是人之禮  
便可知其政聞人之學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  
至百世之至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漸然謂曰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  
也一說夫子見天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  
由百世之後等古世之至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此子  
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知前說之順

語類卷五十一終



